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辛丑

說者謂孟子道性善則是而以情徵性則贅分疏何者情有善有不善也我以情之善徵性之善而破人之所謂不善人亦將以情之不善徵性之不善而破我之所謂善矣誠然誠然第孟子亦原自道破來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

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由是也直是說得十分明白柰何世之人見水之過顙不疑水有過顙之性見水之在山不疑水有在山之性獨見人之不善便疑人有不善之性其費分疏也不亦宜乎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還就人面上檢點貧而樂富而好禮却就是心上受用即此有為已為人之別非但安勉精粗之不同也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當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條參看都是說先兆盖河圖之出為庖羲也鳳鳥之至為文王也周公之夢為孔子也河不出圖庖羲之不復作可知矣鳳鳥不至文王之不復作可知矣周公不夢孔子之不得為周公可知矣此所以重有感而嘆也若就孔子身上論其家天下人中國一念汲汲皇皇自少而壯壯而老猶一日耳奚其衰

伊川先生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是斬斷

人情直標天理乃十分到頭話須讀雲間周莱峯先生記言謂其鄉有金相之母一村家婦耳貧而寡居親鄰再三勸其改嫁此婦徐答曰無煩多說只拚得乞丐便了聞者莫不嘆服他做的是十分到頭事却但說得九分話然而越委婉越見果決越和平越見真誠天理人情兩極其至依舊是十分到頭話且說個拚得餓死尚非鐵石心腸猶不免逡巡顧望畏難而中却說個拚得乞丐但廉耻一念未盡澌滅亦須勉強

掙扎不至破頭露面甘賠狗彘之為試思區區一村家婦耳何嘗讀書識字何嘗講說義理倉卒酬對不激不隨令人再不好開口此文成所謂良知也

或問墨氏言仁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仁楊氏言義豈能有加於吾聖人之義乃被其充塞何也曰二氏倒邊做做得奇恰有一段精神能動人吾聖人隨時順應做得平也無可喜也無可驚人見之只如常所以收他不住相率去而之彼

曰試舉看曰墨氏之仁至於摩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恁麼樣慈悲吾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然楊氏之義至於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恁麼樣清淨吾聖人立必欲俱立達必欲俱達反若多所攪攪然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艶雅不如鄭之濃也兼愛之能奪吾仁為我之能奪吾義亦猶是耳曰然則孟子何恃而勝之曰以暫而言平不勝奇以常而言偏不勝正暫者欣厭之妄情在一時易眩常者是非之定理即萬世莫易二氏乘其暫孟子執其常茲吾道之所以卒伸而邪說詖行竟不能與之抗也

河圖洛書是造化兩篇大文字八卦九疇大學中庸首篇太極圖說西銘是千古來聖賢兵篇大文字有起頭有結局有次第有本體有作用有綱領有條目有功夫有效驗纔提起種種色色都在面前何等易簡而明白及貼實理會自天

開地闢生出無限英豪憑他如何做也做不能了憑他如何說也說不盡了又何等廣大而精微嗚呼至哉

河圖洛書是為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為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說起的太極圖說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相依倣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

好完却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勾當也

問陸象山先生曰論語多有無頭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是信然矣第不知當初孔子何不直與拈出將其時及門弟子已自識得只消教之下手功夫乎抑亦功夫到後自然識得不須預道破乎將日用見在無非是物不得於其間有所揀擇而言之乎抑亦離聲色絕方所更無開口

處乎曰這個意思須無着始盡曰朱子集註於學而一章首提個性字次提個覺字俾讀者纔開卷便曉得個入頭恰好代孔子拈出了也曰固是細看来且不明白拈出只把個無頭底說話聽人自去理會意味更長

利根斷方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名根斷方能充無穿窬之心

朱子之闢象山自今日看来委似乎過當自當時看来周子之無極直透庖犧作易之原張子之西銘大闢孔門言仁之指這都是大頭腦所在象山兄弟都不以為然公言排之宜其重不滿於朱子也

或問夷齊賤桀紂貴曾原貧季氏富顏淵死盜跖壽造化亦有謬乎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教學人處也曰何也曰夷齊賤適成其高以示賤不足醜也桀紂貴益彰其穢以示貴不足榮也曾原貧流芳至今以示貧不足鄙也季氏富遺臭至今以示富不足侈也顏淵死九語及者無不欣

然願為執鞭以示殀不足憾也盜跖壽凡語及者無不唾而罵之以示壽不足歆也然則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昭昭在富貴貧賤壽殀之外矣故曰非謬也正造化之提醒人處也

鄒孚如司外計言於太宰栗菴宋公請刻章二一曰真知一曰傳聞與諸司約真知者必黜黜不當請受其咎於是所黜海內無不稱服者姜仲文督學陝西試日粘片紙卷表令諸生開報行優為衆所共與者如無之不受卷以所開多與諮訪同者始奬賞之於是所奬賞一方無不稱服者此二事皆可以為法

或問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何物也曰只看幾希二字便令人毛骨俱凜甚於臨深履薄且不必討求是何物再問曰此有二義一就念頭上看一就源頭上看曰念頭上看如何曰即本文下二句是也曰何也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故曰幾希朱子提出憂

勤惕勵四字而曰蓋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得其指矣此從念頭上看也曰源頭上看如何曰即書所云惟人為萬物之靈是也曰何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裡來有何差殊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些子不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發竅曰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於氣矣這個竅在禽獸僅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個禽獸自人用之便成得個人至於為聖為賢與天地並其究判然懸絕而其分岐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希矣子曰仁義禮智人與物異知覺運動人與物同竊以為若知覺運動人如是禽獸如是即仁義禮智禽獸亦可得而全矣恐未必然此從源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知人絕無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畧無可自肆處吾儕切勿虛擔個人孤負孟子一片提撕苦心也

或問朝聞道夕死可矣何也曰予實未有聞何敢
言姑依倣言之道超乎貧富之外不以貧富為
豐嗇者也聞道則朝而千駟萬鍾夕而一簞一
瓢可矣道超乎貴賤之外不以貴賤為加損者
也聞道則朝而三槐九棘夕而一丘一壑可矣
知此則知朝聞夕可之說矣曰有謂夕死可矣
猶言死而不死也然否曰論理固然却不必說
到此且如超得貧富便不見孰是千駟萬鍾孰
是一簞一瓢若曰吾自有不貧者存無須於富

即胸中猶着個富字也超得貴賤便不見孰是
三槐九棘孰是一丘一壑若曰吾自有不賤者
存無須於貴即胸中猶着個貴字也聞道者恐
不其然曰何謂道何謂聞曰道是公共的聞是
獨自的公共的我不必乞於人人不必乞於我
獨自的人不能與諸我我不能與諸人且各去
理會待有個消息再作商量
又曰貧賤富貴是眼前事死生是末後事其理只
一般若要末後超得過須是眼前超得過若是

眼前超不過末後何由超得過故功夫只在平時若非死心搭地將軀殼念頭十分洗盡縱饒你孫吳之智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輸墨之巧到這裡都使不着

良能不學而能良知不慮而知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良是第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來若就性上看應曰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來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何處放個到字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同志聚晤往往論及初入門功夫誠切務也第此處亦難指定耳纔指定便未免因藥發病故必從性地入方穩無已則有二焉一是周元公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一是楊龜山門下相傳教人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儘

好商量且不直曰孔顔樂事而曰所樂何事不直曰未發氣象而曰作何氣象引而不發語既渾含圓而不執機更活潑在元公便成就了明道兄弟在龜山便醞釀出豫章延平兩先生來流及朱子而斯文為之一大振殆非偶然而已有志者盍審擇於斯

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為粗之乎其闢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单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為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為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為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裡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迦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即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

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佛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耳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欲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耳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為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為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

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為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落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曾不異枝葉蕾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即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

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為奕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間曰固是

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耳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裡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或問孟子性命二條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孰是曰分而言之者就情識偏墜處提撥合而言之者就本原歸一處指點皆是也總之不出天人兩字曰試為分而言之何如曰世人看嗜欲一邊恒重況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生俱生與形俱形又可喚他是性恰中其重之之心便一切引入裡面來營求無已孟子却為轉出外面去而曰這個有命焉喚作性不得蓋在人者無一不懸於天莫可強也世人看義理一邊恒輕況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知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時值其常時值其變又可喚他是命恰中其輕之之心更一切推出外面去苟且自安孟子却為轉入裡面來而曰這個有

性焉。喚作命不得。蓋在天者無一不懸於人。莫可諉也。此就情識偏墜處提撥也。曰誠為合而言之。何如曰耳目口鼻四肢。非他。即仁義禮知天道之所由發竅也。仁義禮知天道。非他。即耳目口鼻四肢之所由發根也。是故性也。有命焉。在人者無一不原於天。極天下之至精而非粗也。外命求性。只在軀殼上認取。徇其粗而遺其精矣。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在天者無一不備於人。極天下之至實而非虛也。外性求命。只在造化上揣摩。徇其虛而遺其實矣。君子不謂命也。此就本原歸一處指點也。如此看來。無所不可。何必執着只有一個意思。當入理會。曰願聞之。曰知其分。便須以命御性。以性立命。無容混而為一。知其合。便須攝性歸命。攝命歸性。無容岐而為二。方纔有着落處。不然說分說合。總屬閑談。況又爭誰說是誰說非。何益何益。

朱子之最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三。一是表章周元公太極圖說。一是作通鑑綱目。一是作小學。至